认识平凡

作者:记世灵

从小喜欢读纸刊,除了生动的故事,还能碰到各种启示短文。这些短文多的也只有几行,有的甚至十几个字就结束,但总能让我感触良多。其中有一篇《三次认识平凡》,即使过了很多年,我也依旧清晰记得。像是口袋里的旧电影票,想起便会感慨万千。

第一次,是"认识父母的平凡"。小时候的我们生活在家的港湾,父母替幼小的我们做决定,把我们保护起来。这时候我们眼中的父母是伟大的,是神圣的,他们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存在。

那时候不懂得世界的复杂,只会用带着童真的眼睛打量身边的一切。我们看到,父母给我们做饭,给我们买衣服,送我们去上学,闯祸之后挡在我们前面。小学的时候被同学捉弄,我害怕极了,觉得天都塌了,而父母来学校挡在我面前,把惊魂未定的我带回了家。从此我就觉得父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,没有什么能击倒他们。

而随着长大,父母渐渐开始长出白发,渐渐少了笑容,多了叹息。当我们褪去稚嫩,发现父母也会被训斥,也会露出无奈的表情,也会对着生活低头,才意识到他们不是巨人,只是对你张开了双臂。成长的阵痛就带着这样的恍然大悟:父母,也是普通人。

第二次,是认识到自己的平凡。青年时期,热血沸腾。看着自己充满朝气和力量的双手,满心认为自己可以像小说主角一样,挥拳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。那时的我们,不肯低下高傲的头颅,自信会有光明坦荡的未来。

直到横冲直撞让我们碰了壁,直到看到身边处处都是和自己一样的"主角",直到生活把压力砸在我们的肩头,让我们不得不低下头,这才惊觉,我们从来不是"天选之子",我们和身边所有人一样,都是在生活的逆流中艰难前行的赶路人。于是,我们收敛了睥睨一切的锐气,停下挥舞的手掌,放在身侧,向前,一步,一步。

第三次,是认识到孩子的平凡。当我们终于成为父母,有了自己的后代之后,我们又伸出手,把孩子举过头顶。所谓"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",也许是弥补自己不够成功的缺憾,也许是希望儿女能有完美的人生,也许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不被别人比下去,所以我们拼命培养。最好的学校,最好的补习班,最好的老师,之后又是各种课外兴趣,钢琴、绘画、书法……我们把理想中的一切"好"投射到孩子身上,然后对着不堪重负的他们焦急地说"为了你",最后看着他们融入人海的背影,才恍然意识到,孩子又何尝不是当年的自己,谁又何尝不是一个普通人。一味寄予"超人"的期待,其实并不如接受平凡,让孩子自由地享受生命的美好。

平凡是人生的底色,并不意味着失败。相反,接受了平凡,才算理解了生活的真谛。偶尔的大起大落固然精彩,唯有平凡贯穿始终。当站在旅途终点前回望时,那些令我们莞尔的,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平凡瞬间。

小小消防员

作者:瞿杨生

儿子上一年级后的第一个消防日,放学回来时书包侧兜多了一张折好的红纸,是学校布置的消防作业,让他当一天"小小消防员",给家里的插座做一次"体检"。

他放下书包,从抽屉深处翻出那顶褪色的玩具消防帽扣在头上,站在玄关,两条小短腿并拢,一本正经地宣布:"今天我是消防员,要检查插座。"说完还从书包里掏出那张纸,上面用蜡笔画了几排歪歪扭扭的方格子。

第一个被盯上的是电视柜旁边的插座。那里插着路由器、机顶盒、充电器,还有一个常年不拔的加湿器。儿子蹲下来,数了数插孔,眉头慢慢拧起来,转头问我:"爸爸,它们是不是太挤了?挤在一起会发烧的。"我愣了一下,想说"没事,一直这样",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。他歪着头,盯着最上面那个发烫的充电器看了一会儿,像在确认什么。

接着他挪到书桌底下,那里有一根老化发黄的电线,缠在桌腿上,旁边还压着一本旧杂志。儿子凑近看了很久,然后爬起来,在体检表的第一格画了个叉,说:"这根线累了,皮都皱了,要换新的。"我蹲下去顺着他指的方向看,才发现那根线确实被椅子轮子碾过,外皮裂了一道细口,露出里面灰白的绝缘层。

没走几步,他来到厨房门口,收住脚步,回头很严肃地看着我:"爸爸,妈妈做饭的时候,插座旁边有没有水?"我被他问住了。灶台边的插座确实离水槽不远,虽然有个盖子,但每次擦台面时抹布总是湿的。儿子没等我回答,已经跑过去,站在两步远的地方看了看,嘴里念叨:"水会咬电的,老师说的。"随后他盯着插座方向,嘴里说着"不能碰",还往后退了半步。

客厅那面墙上的插座最让他纠结。那里插着落地灯和空气净化器,两个插头挨得紧紧的,他够不着,就仰着头看了半天,接下来拉着我的手指了指高处,忍不住笑了:"它们恍若在排队打针,一个挨着一个,不吵也不闹。"我扶着他的腰,心底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滋味。我留意到,那些天天路过、从来不多看一眼的角落,此刻在他的注视下,显出了另一面,有了体温,有了脾气,有了需要被照顾的疲惫。

检查完最后一处,他收回目光,把体检表铺在餐桌上,认真地给每一个格子打勾或画叉。打勾的旁边画了个小太阳,画叉的旁边画了朵乌云。他妈妈凑过去看,笑着问:"那这些乌云怎么办?"儿子想了想,说:"明天让爸爸换线,让妈妈擦插座的时候手干干的。"语气平常,仿佛在安排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。说罢他把表贴在了冰箱门上,拍拍手,说:"今天平安。"

那一刻我站在冰箱前,看着那张歪歪扭扭的体检表,忽然觉得,平安哪有那么复杂,就是有人愿意蹲下来,用最笨拙的方式,一遍遍查看那些被大人忽略的角落。那顶褪色的消防帽还歪在他头上,帽檐压着一撮翘起来的头发。

窗外暮色渐沉,厨房里飘来晚饭的香气。我伸手把他帽子扶正,又顺手理了理他书包侧兜那张红纸,心里清楚,这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家伙,从那天起,正式成了这个家的安全员。

园子里的外婆

作者:彭文辉

在我的记忆里,花总是和外婆联系在一起的。

我家屋后有一个小园子,那是我们最常待的地方。墙角的指甲花一排排站着,外婆的雏菊开得正盛。每当放学回家后,我总会第一时间奔向小园,询问外婆关于花的一切。虽然时隔多年,但我也还依稀记得她的唠叨:"花是大自然的小小守卫者,是希望的象征。"但是我太小了,根本不懂什么是希望,只记得那片小园的泥土尤其清香。

几年后由于我要进城读书,不得不和外婆道别。临行前,她递给我一朵雏菊,念着:"要多吃点饭,才能长高。"我"嗯"了一声就匆匆离开。

进入中学,窗前的台灯日夜不息地工作着,映照着我的疲惫脸颊。每当我意欲放弃时,那朵富含生气的雏菊便出现在眼前,让我回忆起外婆的殷殷嘱托。每当这时,我总是忍不住和外婆打电话,她也常常微笑着说一切都好。

一天上课的间隙,班主任叫我赶快下去,说我父母在校门口等我,上车后我问他们有什么事,他们刚想开口,却把话收了回去。车子停在了医院,我似乎预感到了什么,马上开了车门。父母带我来到住院部,在走廊里看见了外婆的名字。我停住了脚步,反复确认了几遍——是她的名字,没错。我愣在原地,脑袋里全是园子里的外婆。

向病房赶去,当我踏入房门,抬头看见她的手上打着点滴,脸上覆满惨白。外婆看见我来了,先是微微一愣,然后问了一句:"你来啦?"我缓步走入病房,对着外婆说道:"嗯。外婆,我来了。"冥冥之中,泪珠从眼角跑了下来。我从包里掏出外婆之前给我的雏菊,已经完全干枯,但是这些年来我细心保存着,样子还算完整,放在她的手心里。她抬头看了看我,嘴唇微动,像在说着什么。大概是"一切都有希望吧"。我没听清。我问她身体怎么样,她也没说,只是默默看着我。我们就那样坐着,阳光从窗户移到了床脚。

后来外婆离开了我。在一个午后,我又来到外婆的园子里,那里的雏菊正开得烂漫,阳光洒在上面,有一种暖意涌上心头。恍惚间,又看见了花丛边熟悉的身影,悉心浇灌着花儿,嘴里念叨着自己。此刻,似乎我与外婆再次相遇。

小区里的滑梯

作者:拉萨市实验小学(本部)3年级2班王睿哲

我们小区里有一个小小的滑梯,这个滑梯已经很旧了,台面上生锈了,滑道也掉了。虽然这个滑梯的台面还没我高,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喜爱,我们有时会把滑梯当成秘密基地,我有时也会带小狗上去玩,小七吃着它的零食,我在一旁看风景,场面十分和谐。

滑梯上的春夏秋冬有不一样的风景。春天,小雨淅沥沥地下着,雨停后,原本暗淡无光的顶棚一下子就变得金光闪闪;夏天,大树的枝条格外茂盛,绿油油的,向小滑梯的方向伸展,就像一把大伞,给小滑梯带来了一抹新的阴凉;秋天,金黄的叶子刚好落在顶棚上,一阵秋风吹过,顶棚上的叶子沙沙作响,几片叶子落在了地上;冬天,雪下个不停,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,大雪把那原本黄色的顶棚给染成了白色。

这座小小的滑梯经历了风霜雨雪,日复一日地站在那里,陪伴着我成长。